通鑑紀事本末

第四十二冊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五四六函	四五架	三四五二號	四二冊

無首字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明治九年購求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被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鳳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爲昭義

節度使、

五年、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若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犇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棧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

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未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

無谷字

中作守

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中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甲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蕃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巳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

無主字

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帶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　甲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降知遠韃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

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韃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

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
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馬步都虞候戊戌
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
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
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
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邦趙
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
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
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
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
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珣
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磑門導官軍入城
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
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
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
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
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奏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是
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
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

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三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

初河以下係九月

無於晉二字

京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勁足以相待它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為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

丙辰上當有十二月三字

無閏字

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

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范陽之叛）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

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三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鴈鳴谷遁去、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賈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

虜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鄯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苻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曰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

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聞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識力爭奮楊光遠將吉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亡作去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亡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雨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璘、　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丑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

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癸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谷封敘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六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丑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六月戊寅或謂帝曰陛下欲鴈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

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

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

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三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曰且暮安陽諸將恢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自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乘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

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幾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荅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棄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曰加長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己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己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贏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

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卽大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空爲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救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滄州城及契丹入寇，滄州鄚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滄州鄚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剌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已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

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舍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郎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爲我不能逆風以戰、而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

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奮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救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橐駝走十餘里追兵乃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裹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惟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

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歛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斃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稟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黜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黜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

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匆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

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講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軍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松等曰鄭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龍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

無慶桑維翰諫曰鄉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請

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

繁作煩

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昌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入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巨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乙丑定州

言契丹勒兵壁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沿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

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八月李守貞自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日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饒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及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戚誘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首七千級、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繕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繕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兼此可取深州

刺史慕容遷獻瀘濱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厲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汾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獻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溫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

行府事、已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三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南岸、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

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運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鐵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遇天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

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東駕幸滑州遣高行周苻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犄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憑憑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冒昌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苻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荆州只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丼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虜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

無因退走三字

皆奮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遁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
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
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
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
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
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閻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
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
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
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
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
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
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
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
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
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
天下而爲此人所拒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
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
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
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以客
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
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

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苛政令垂失則人心不
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
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
以通事傳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
丹主欲遣過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
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
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
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
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
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
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
自携劒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
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
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死中與后妃相聚
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
惑遭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
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
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
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
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
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
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

無寶貨二字

末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起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
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及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
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
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貨
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
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
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
軍士犯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竪三指即驅出
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閻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

疏作書

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
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
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
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
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
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
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
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
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
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

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嶠嶠亦辭以宅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璽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戟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王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

疊契丹主三字

之已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飲之所帝心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眞以詔書詰帝使獻眞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櫜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

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劒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先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箠、至八箠、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裘裏甲、駐馬豈高呈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盜晉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

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穩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曰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佳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

無以字

急抏吭而死、辛邠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毋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還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犇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

無爲患二字

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

仇作寇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幸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鄉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癸丑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以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

無族人郎伍爲鎮寧節度使一句

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途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循賢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伍爲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替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容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

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

弗作下

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慮若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

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備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偵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晝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

大臣貝賜之如漢賜凡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銀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建立之子也、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

采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怨怏怏令李崧言於
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
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
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
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
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
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
行之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
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
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王北遷聲言
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下邠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

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僭京
城執天子天下無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
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
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
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寇
氏揚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
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
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
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
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
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

各下有矣字

無國字

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瀘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

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習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從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澶魏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

將突圍走暉據滑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兵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鎭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鎭寧節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鎭寧節度使邪律郎伍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伍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杜重威還鎭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聞兵敗爲契丹所殺、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

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宅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遂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弦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沈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

尹下有知府事三字

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元帥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楡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

謙作閻

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洛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衣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嘗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群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海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洛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吳王拽剌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皆欲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耶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汝矣卽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衙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沐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盡壹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雪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業仁魯將步騎二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曰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曰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

次作政

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燕王謀反適已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簡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元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冒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皇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甲午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璟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步判官牙將太原劄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璟唐莊宗之從弟也丙

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至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州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沭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丞帝至新安西

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沐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俟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甚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帝發洛陽、辛酉沐州百官賫貢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胥之藩鎮相繼來降、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沐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責褒汝三節度、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末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恒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贇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贇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內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

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鎭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璲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鎭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援、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璲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璲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璲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

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疕瘠無人狀張
璉先遣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
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
將百餘人并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
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
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
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蜀主遣雄武都押牙
吳崇愼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
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侯
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請
衛都虞侯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扼長安諸軍發
成都旌旗數十里癸巳帝至大梁侯益請降於蜀使
吳崇愼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贇同上表請出兵平定
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贇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
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
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贇
匡贇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

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賛乃遣怨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怨至帝問怨匡賛父子本吾人也不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對曰匡賛自以身受虜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賛父子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賛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賛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賛不俟李怨迈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火發本道及趙匡賛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賛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不聽思綰魁悍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制不如殺之景崇悦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安聞趙匡賛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鷄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丁丑帝殂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璨弘璀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

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求與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劒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結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以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犇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

庭作吏

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節度使趙思綰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庭所獲送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

西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一八月、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吾前守貞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遠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即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及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

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兄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亘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溫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刻長壕銳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及耳止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審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晝夜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

之總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今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太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誡不聽又遣

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乙丑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內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府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遂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維寨蜀兵生云漢兵復入寶雞已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奠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

爲漢所攻遣元吏姓朱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汾淮巡撿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猶兵革有鬬志又河中道遠蚘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昌宗緊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飛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乃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守貞聞之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兵鬬志何神將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兵鬬志何神將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衆無鬬志何神將李蹈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已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爲虜噬然虜佞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嘗良不責其直還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以酒威怒曰汝爲吾悵下首違軍令何以爲衆立斬以狥　詔以靜州刺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擐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横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賞至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

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宅曰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遣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閉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耽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蜍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

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戚閱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愉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戚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彥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鎭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駿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鎭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鏊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戚如一帝欲特賞戚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鎭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戚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鎭觖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

上以下有爲字

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將軍寵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謀主、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蕫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蕫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郭威篡漢　劉昫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三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

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酌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調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侯匡贊荼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

爲度辭醜語太后虔戒之帝不以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鎭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鎭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曰領樞密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咎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用錢穀徂見郭威文書立皆焚燬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屬威屬聲曰昨日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宜高拱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

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猶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
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鯁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
之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
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
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竟逢吉
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
去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鯀公宰相公若殺之
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
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
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
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儕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

下升作斗

官楊史固止之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
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
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郊四
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
丹瀹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招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
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
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
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
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

章允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吏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允蒙寵任會昌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以父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嘗戚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抱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常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訶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

閻作門

閻閻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等免横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悉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彦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彦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

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李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溫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

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吳虔裕入朝帝問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鸕鷀脫胡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鸕鷀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

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諸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也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狗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侯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辛巳鸞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棲筠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驕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蠓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

何至此但拔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昊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宜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麾下十餘騎猶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鄴薛陝州後臣贊薛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御史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

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襄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疑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君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

君太后詔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
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
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
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太后曰
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
以卧榻舉之示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
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詔所司擇日備
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
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
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
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

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詔令迎新君儀注倉
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
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
觀燈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
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
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
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
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
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

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鎭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兵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

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

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已酉威聞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皇門村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

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久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遣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名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詰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詰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鄴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郎皇帝位監國自皇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

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仍訪其子孫叙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竝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竝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竝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衛尉卿劉銖主漢隱帝之喪、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見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詣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

無上贊字

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求鎮河東鞏延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延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遣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黔兆、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

奉錢月作月俸二字

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璟爲城州防禦使神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璟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樂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

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
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桓丁亥以承鈞
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璟將步騎萬人
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韜威更名嵓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
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
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頌愉之子朴
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
不出劉承鈞以爲怯驟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
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綏晉州西城元寶來
降承鈞乃移軍攻陽城州　癸卯陽城州刺史許遷遣振武都
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
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
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鳥骨支與宋憲偕來賀
卽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
人李謩使于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奉寧節度使慕容彥
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詔榮州諭指揮崇諒卽崇遠
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
用讒奢殺之間召卿赴闕卿卽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校國
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
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卽使回馬首徑迂龜陰爲主爲時
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

美下有等字

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兗徐州殺輩廷美　北漢李誉至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玫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

無齊王一字

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旻、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璟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游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鎭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

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沂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新糧潛以書結北漢史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及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卽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鎭、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險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蘥元福曰劉崇悉

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

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厭趾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士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群盜剽掠鄰境、所在奉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

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靡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

自疑沉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闇弘等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舉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

人筠遁歸上黨襲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

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何訓監之重贇憲州人也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

贊作進

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贇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

無西字

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

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聲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襄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命賫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驃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盛冬迷失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鍬或傳周

倩作俘

一作二

兵至輒卷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長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宜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能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嘗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相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

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馬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贇副之　夏四月北漢孟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田璥攻沁州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卽降帝子嵩陵朝虢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已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

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閒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兗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

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乞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

老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

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與亡接踵道則富貴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讒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辛酉苻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大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爲忻州刺史。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二子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

鋒上當有前字

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荅彦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彦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荅彦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彦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彦超將二十騎爲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彦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彦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

無者字

病及史彦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迈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樂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潰失

展作寅

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王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曰敎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迩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

華作章順作俟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遥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

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

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亦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窑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贇將親兵三千屯頴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曰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頴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

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途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保壽州、

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調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隣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

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

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盧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顓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無明旦乃得入五字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
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劇人趙普有才可用會
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
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
曰如此爲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
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荅戊寅
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
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
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
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詢知揚州無備已丞
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
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
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
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

只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且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儀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倣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楊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達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泗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磯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

充作光

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踞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充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

無示劍仁瞻四字

無唐字

其知州王承傳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奉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瞻旨招諭之仁瞻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瞻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提奏曰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覓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

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史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曰、楊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已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楊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丞、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滁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泗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楊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

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

守上有保字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與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燃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侯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楊州主者命楊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楊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乘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母

無寺字

擊下有破字

得檀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畏縮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新薪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絙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進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俘梟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

既作俱
書作九

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既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示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

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幷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虞候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頴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民死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沿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器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